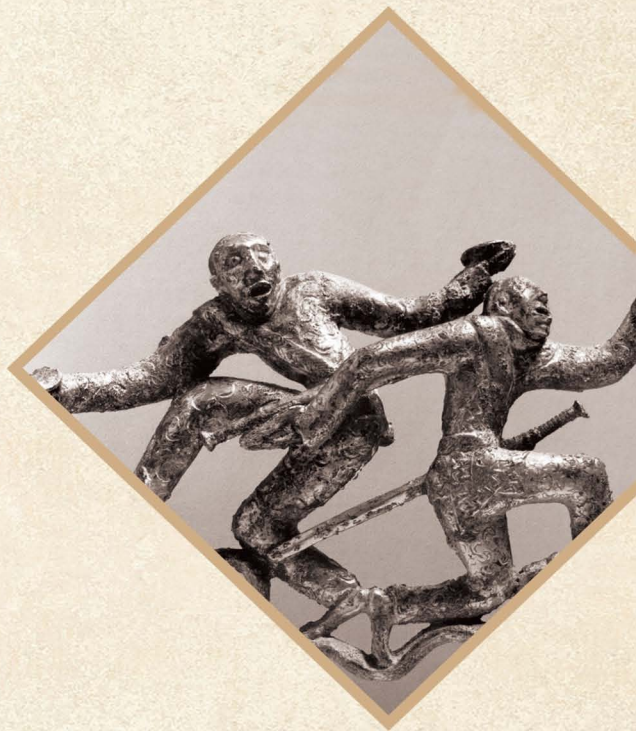




卜保怡◎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走进古滇国



卜保怡◎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走进古滇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古滇国/卜保怡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 6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6507-6

I. ①走… II. ①卜… III. ①纳西族-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云南省 IV. ①K892.3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75号

书 名	走进古滇国
作 者	卜保怡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邹悦悦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吴 丽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开本 3印张 81千字

ISBN 978-7-5415-6507-6

定价 4.80元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赐、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焚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一、石寨山，芝麻开门	3
二、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	7
三、李家山和天子庙墓葬	13
四、羊甫头墓葬	17
五、滇国与滇文化	21
六、滇国疆域和王城	23
七、村落及住房	27
八、从“头”说起	30
九、多族群共同的家园	34
十、滇国镏金铜像与社会结构	38
十一、后母戊鼎和石寨山铜鼓	42
十二、滇国人物与三星堆神像	46
十三、狂热惨烈的祭祀	50
十四、铜甲赤脚的滇国军队	53
十五、“斧耕火种”的原始农耕	58
十六、六畜兴旺，牛羊成群	61
十七、狩猎和渔业	64
十八、铸造和纺织	67
十九、饮食和牛虎铜案	70
二十、来自大海的贝币	74
二十一、爱美的滇国人	77
二十二、滇国舞蹈和娱乐	79
二十三、庄蹻之谜	82
二十四、滇国的消亡	87
结束语	92

前言

这是一片神奇迷人的土地。

五亿六千多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就在这里，大量带壳生物悄然出现，揭开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序幕，标志着原始动物的诞生，一些物种演化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有头脊椎动物的始祖——海口华夏鱼和中新鱼。

时光跨越了三亿年后，震旦纪至三迭纪、侏罗纪，这里地层隆起，形成高山和峡谷，并成为恐龙的故乡。

三百万年前，在一次次强烈的地震中，这里的地貌再次发生巨变，部分高山塌陷，河流改道，一个个陷落湖泊诞生。

数十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早期智人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采集植物果实根茎、采捞水产动物、猎捕野生动物的同时，也开始了早期原始农业生产活动。

这里，就是云南高原的中部，一片美丽富饶气候温和的红土地。

两千多年前，辽阔的滇池烟波浩淼，深邃的抚仙湖清波荡漾。水中游弋着成群结队的各种鱼类，水面上飞翔着种类繁多的水鸟。湖泊四围山峦起伏，森林植被密布，出没着数不清的动物。就在这时，这里崛起了一个梦幻而又真实的国度——滇国。

然而，滇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历代文献中只有简略的记载，语焉不详。滇国的历史，没有引起史家们的重视。也许，古滇国也会像世界人类历史上曾出现无数的部族群落，永远默默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只留下模糊的记载，雪泥鸿爪，难以追寻。

然而，两千多年之后，随着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羊甫头等墓葬的发掘，数万件滇国文物走出拥挤黑暗的地下世界，重现人间。在琳琅满目的各式器物中，尤以一万五千多件青铜器瑰丽多姿、精彩绝伦。最为奇特的是，滇国人制作这些精妙绝伦的铜器和其他器物



时，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意在把神护天佑下的帝王集权演化为宝鼎重器，宣示威严与礼制，让人敬畏。也不像古蜀国那样，将人神合一，用极度夸张浪漫的器物，表现一种梦幻般的诉求。古滇人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崇拜信仰、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对美的追求。于是他们把本身作为创作内容的主体，用艺术的构思和精湛的技术将日常生活场景真实地铸造或线刻在青铜器上。无意之中，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童年时期稚嫩的足印，仿佛永不褪色的青铜照片，让他们的历史文化永远凝固，为后人铸造和保存了一部真实青铜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说，滇国青铜器是我国灿烂的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上绝无仅有，具有特殊的地位。

让我们随着滇国青铜器的风采，跨越时空，回溯时光的隧道，走进古滇国，走进两千多年前滇人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一睹他们的生存风貌。



一、石寨山，芝麻开门

滇池南岸的晋城，自然风光格外优美。“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一般认为是宋朝邵尧夫所作的著名古诗，据晋宁当地方志学者考证，此诗乃清顺治乙丑年间的举人、晋宁金砂人王寿祚所作。诗中描述的就是晋城郊外的景色。

就在这田园风光如画的地方，1955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在这里的石寨山上一片墓地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从而震惊了中外考古学界。

石寨山位于晋城西5公里处，是一座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高33米的小山丘。从远处眺望，山形酷似一条巨鲸横卧，故又名鲸鱼山。如今，石寨山距滇池1公里左右，但在战国及西汉时期，石寨山濒临滇池，仅是高出湖岸八九米的小山，西面因受滇池水的冲击，岩石陡峭；东南地势平缓，成一坡地。

1955年3月，由云南省博物馆孙太初、熊瑛、马荫何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到石寨山进行第一次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历时21天，虽然仅发掘了两座墓葬，然而却出土了100多件与中原内地大不相同的青铜器。其中有两件贮藏着贝壳的器物盖面上铸有众多人物立体雕像，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纺织场面和杀人祭祀场面。这样形式的器物在中外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出土。

恰好这个时候，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来到昆明，看了这些出土器物后惊叹不已，认为这些器物的出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振铎当即决定由国家文物局拨给经费5000元，并拨给一部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发掘工作。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石寨山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历时3个月，共清理墓葬20座，出土各种文物4000

余件。奇珍异宝，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就是出自这次发掘的6号墓。

1956年11月的一天下午，薄暮时分，夕阳西沉。石寨山考古队正在进行当天考古发掘的最后清理。这时，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的小小金印被清理出来。四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印背上蟠着一条蛇纽，蛇背上饰鳞片纹，蛇头伸向右上方。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过的“滇王王印”。

主持这次发掘的孙太初在《滇王金印出人间》一文中回忆说：“我的心在怦怦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乎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

关于滇王金印的出土，据孙太初先生说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发掘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一起参加发掘的同事开玩笑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能证明这是一处古滇国墓地。你是发掘主持人，当然少不了请客，以示祝贺。”他心想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随口就答应了。岂知说过这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奇迹果真出现了。激动之余，也没有忘记先前的许诺，立即请人去海边渔船上买来两条大鲤鱼，和同事们饱餐了一顿，算是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

此后不久，1958年冬季和1960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又在石寨山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8座，出土文物600余件，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出土文物4800余件。

据考古学家分析，石寨山墓葬的文化遗物涉及的历史时期跨度很



大，从新石器时代到东汉绵延数千年，随葬器物按质地可以分为石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及玉石玛瑙器等。其中青铜器占了很大比例，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时代上限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约 2500 年，下限可晚至东汉时期，距今约 2000 年。时间跨度约 500 年左右。

种类繁多的青铜器按照使用功能可以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类。应该大多是墓主的生前用品，而且大量青铜兵器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中却寥寥无几，赫然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与内地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较，这些青铜器物的造型、纹饰都有显著的不同，特别是用铜鼓直接或经过改制作作为鼓形贮贝器，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上实属罕见。一些用于厮杀的兵器为了强调装饰效果，特意焊铸了一组组动物或人物形立体铸件，多了几分浪漫的色彩。

尤为珍贵的是，有的贮贝器鼓面一些祭祀、战争、纳贡及狩猎场面，包括其他一些青铜人物、动物、屋宇、饰件等铸件，无不栩栩如生，具体生动，有强烈的写实感，活灵活现地将滇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对外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在人们眼见。

可以说，石寨山的这次试掘，就像阿拉伯故事中的阿里巴巴念动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打开了沉睡 2000 多年宝库，从而拉开了发现古滇国的序幕，渐渐揭开了距今 2000 多年的滇国的神秘面纱。

石寨山墓地的发现及发掘是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200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石寨山古墓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石寨山墓葬群的发现，有必然，也有点偶然的因素。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昆明街头就有把出土的青铜器当作废铜出售的现象，其中一些青铜器还被外国人购买并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

院。当时云南当局风雨飘摇，无暇顾及，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3年的一天，云南省博物馆来了一位客人。他姓汪，是个古董商人。他带着几件从民间收来的剑、矛、钺等青铜兵器，来请该馆调查征集部副主任孙太初为他鉴定这些东西的收藏价值。

孙太初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1952年，27岁的孙太初作为云南省推荐的唯一学员，参加了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训练班。

当晚，孙太初在灯下细细端详这些青铜器，他看过许多我国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对比之下，他发现手中的几件这些青铜器的器形特异，纹饰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铜绿锈色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孙太初意识到这批青铜器应该产自云南本地。也许，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烟瘴弥漫的边陲蛮荒之地的云南，也曾存在过青铜文明。

但是，这些青铜器出自何处呢？经过多方打听，也未打听到这批器物出土的地点。

直到一年多以后，有一次孙太初偶然和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谈及此事。时年已经72岁的方树梅是晋宁县晋城镇鹤雕厂（现名方家营）人，是云南著名的文献学家、方志学家。他告诉孙太初，抗日战争时期，他家附近石寨村的农民在上山耕作和葬坟时，曾不经意间挖出了一些青铜器，并把这些青铜器当作废铜卖掉。

晋宁县晋城在西汉时期是古代滇国的中心，也是益州郡治滇池县所在。方老先生提供的线索使得孙太初眼前一亮，1954年秋，在他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派熊瑛等人到晋宁作了一次调查，喜出望外地找到了青铜器的出土地点——石寨山。

出土地点明确后，云南省博物馆当即决定在石寨山进行一次试掘。于是，沉睡了2000年的古代文明，蓦然间从地下走上聚光灯照亮的舞台，展示了它古朴而绚丽的身影。

二、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

人们知道滇国的存在，源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约成书于西汉时期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司马迁把当时汉朝皇帝统治版图四周族群的历史情况，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史记·朝鲜列传》、《史记·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边疆民族或周边国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的是西南方的情况，滇国就在其中。

上古时代，聚居于黄河流域的炎黄族群，曾将周围的各族群分别称为“北戎、西狄、东夷、南蛮”等。夏商时期，“夷”被用来以泛指周边各族群，有“四方之夷”、“夷夏之别”之说。“西南夷”就是汉代对西南包括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所居各族群的称谓。在甲骨文中，“夷”字从人从弓，是猎人的形象。

《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是司马迁站在中央王朝的俯瞰视角，记述西南各族群概况及其与汉朝关系的极为珍贵的史料，也是最早的史料。

《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有1500多字，但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介绍了西南夷诸多族群的名称、分布的地理位置以及习俗和生产状况，而且记述自战国时期公元前339年至汉代元封二年（前109年）200多年间西南夷与中原的关系和西南夷被纳入汉朝版图的主要历史。

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人们可以知道：西南地区自古分布着难以计数的族群。



《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僇、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爁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爁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段文字中，司马迁把西南夷分为“西南夷”（狭义）、“靡莫之属”、“滇以北”、“同师以东”、“僇东北”、“笮东北”、“蜀之西”等七个板块，每个板块上都居住着数以十计的族群。每个板块的若干族群之中，都有一到两个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的族群。

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地名和族群名称，狭义的“西南夷”指今贵州、广西一带，最大的族群叫做“夜郎”；“靡莫之属”即今天的滇中和滇东北地区，最大的族群是“滇”；“滇以北”指的是今四川省的西昌、凉山地区，最大的族群是“邛都”；“同师以东”指的是今滇西，最大的族群是“僇”和“昆明”；“僇东北”指今四川雅安一带，最大的族群是“笮都”；“笮东北”指今四川省的岷江流域汶川县一带，最大的族群是“爁駹”；“蜀之西”则为今天甘肃南部的陇南一带，最大的族群叫做“白马”。

也就是说，司马迁所指的西南夷，其范围包括了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也包括了四川的西南部和甘肃的南部，范围相当宽广。

不过，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给予了“滇”特别的关注。直接记述“滇”的文字，1500余字中竟有600余字，而且整篇文章似乎都是围绕“滇”展开。《史记·西南夷列传》，俨然一部古滇的专门史。

居住在滇池附近的滇族群已经进入农耕时期

按照习俗和生产方式，司马迁把西南夷数百个族群分为三类：一

是“魃结，耕田，有邑聚”的族群；二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族群；三是“或土箸，或移徙”的族群。

魃结，就是把头发束结于头顶或脑后；编发，指的是将头发编成发辫或散披。这种发型的不同，往往是寻找到他们的族源的重要依据，从而大体能知道他们来自何方。而“耕田，有邑聚”或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则是判断其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主要尺度。

“耕田，有邑聚”，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定居，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形成了有组织结构的社会群体，而“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则说明这个社会群体还处于游牧生活之中，四处飘移。

依《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述，西汉早期，靠近中原的今贵州的夜郎、云南东北部和中部的靡莫之属以及四川南部的邛都等，都进入“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而滇西的“嵩、昆明”等还处于游牧之中。处于今四川岷江流域和甘肃南部的“焞駼”、“白马”等，则还处于土著和迁徙族群的交融之中，社会形态还不明朗。

庄蹻王滇

司马迁专门写到滇国一段重要历史：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释文〕当初在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率领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蹻是从前的楚庄王的后代子孙。庄蹻到达滇池，这里方圆三百里，旁边都是平地，肥沃富饶的地方有几千里。庄蹻依靠他的军队的威势平定了这个地方，让它归属楚国。他想回楚国报告这情况，正赶上秦国攻打并夺取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道路被阻隔而不能通过，因而又回到滇池，借助他的军

队统治滇国。他们改换服式，顺从当地习俗，统领滇人。

楚威王时，是公元前 339 年至公元前 329 年之间。庄蹻率部入滇，是云南地区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此，庄蹻王滇、庄蹻开滇之说成为史家们津津乐道的盛事。史家们认为，庄蹻大军进入云南滇池地区，为落后的云南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大大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

不过，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庄蹻虽然以武力统治了滇国，却“改换服式，顺从当地习俗”，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不见了踪影。甚至 200 多年后，滇部族首领尝羌居然不知道“汉”和“滇”，哪一个更大，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对汉王朝友善的滇王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后，曾开通了进入云南的五尺道，并在西南夷诸国设置了一些官吏。但秦朝匆匆而亡，未能建立有效的统治。

公元前 202 年，汉朝建立。但汉朝初兴之时，放弃了对西南夷诸国的统治，只把蜀郡的原来的边界当作关塞。西南夷诸国成为“国外”。但巴蜀一带的商人通过与西南夷做买卖，变得十分殷富。

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登基。汉武帝是一位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帝王，在他登基后仅六年（建元六年，前 135 年），就发兵征服了南越（两广），并从巴蜀四郡（川南）进军南夷（贵州）。但是，汉武帝进军南夷的军队受到高山峡谷的制约，军粮运输困难，饿死不少士兵，同时，又受到南夷各部族的顽强抵抗，导致汉军“耗费无功”。在北方匈奴进犯的背景下，汉武帝只得权且作罢。

过了十三年（元狩元年，前 122 年），当汉武帝听从西域回国的博望侯张骞说，匈奴西边的大夏国（阿富汗一带）倾慕中国，但被匈奴阻隔，无法联系。他在大夏国见到了四川出产的蜀布、邛竹杖等物

品，经打听，这些物品来自“身毒国”（印度），而身毒国的蜀布、邛竹杖等物品，又是四川商人通过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的“蜀身毒道”贩运而来。

出于对付匈奴的战略考虑，汉武帝对“蜀身毒道”产生了兴趣。他决心寻找这条通道，以通过此道联系大夏，以威胁匈奴后方。于是，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云南（西夷西），寻找这条通道。

王然于等到达滇国后，滇部族首领尝羌虽然不了解汉朝的情况，甚至问王然于“汉”和“滇”哪一个更大，但他对汉使十分友好，不仅热情接待，还派出了十多批人马，协助王然于等西行探路。然而，位于洱海附近的昆明人说什么也不让探路的人马通过，致使王然于等寻求“蜀身毒道”的使命无法完成。

王然于等人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通过此行，对云南及滇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禀报了滇国的情况：滇部族之本土虽然不大，仅限于滇池地区，但滇联盟地区，“君长以十数”，其境界辽阔，滇王号令所及广远。同时，他们极力向汉武帝陈说了滇部族的亲善。汉武帝对此十分重视。

汉武帝赐滇王金印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叛乱，汉武帝派兵镇压，依附南越的夜郎投降，其首领受封为夜郎王。之后，汉军又击破了“邛都”族群（今西昌、凉山地区）和“笮都”（今四川雅安一带），诛杀了他们的首领邛君、笮侯。“爁駼”、“白马”等族群纷纷投降。汉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沉儋郡，爁駼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

夜郎投降和邛都改为越巂郡后，位于今云南滇东北和滇中的劳洮、靡莫、滇等部族成为与汉帝国势力接触之地。汉武帝又派王然于赴滇国，劝告滇王归顺，但滇王依仗自己有军队数万人，并与附近的劳

況、靡莫等部族相互依靠，拒绝了王然于的劝告。于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 109 年），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況和靡莫，大军逼近滇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滇王率部向汉朝投降，并进京朝见汉武帝。于是汉朝就把滇国设置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仍然统治他的百姓。司马迁记述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滇王之印